

长白山下

短篇小说集



長白山下

■ ■ ■ ■ ■



长白山下

短篇小说集

通化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编
文教局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长 白 山 下

短 篇 小 说 集

通化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编
文教局

(赵丁 插图)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2年11月第1版 197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91·588 定价：0.80元

目 录

放蚕姑娘·····	于涤心 李宜安 孙树发 (1)
眼 力·····	王 倩 (26)
师 傅·····	通 路 (40)
山花盛开·····	宏 石 (54)
公私分明·····	赵文臣 (65)
公社书记·····	李鸢鹏 (70)
寸土必争·····	陈 风 (106)
行军路上·····	郭竹岭 (119)
参观之前·····	马 犁 (126)
麦籽红似火·····	梁 之 (145)
老哨兵·····	王兆田 (159)
高高的晾水塔·····	陈光辉 刘丹舟 (165)
鹿鸣翠谷·····	永全 喜林 乃祥 (181)
师徒俩·····	张耀华 (192)
娘子军进山·····	金乃祥 (205)
筑 基·····	宋宜祥 卓 昕 (224)
电工的女儿·····	高 潜 (242)
清脆的信号·····	何名忱 (249)

坚实的脚步.....	隋洪润 (259)
梁 英.....	汪 源 (274)
绿江红霞.....	赵 赴 (281)
地下的炮声.....	李 炬 丹 舟 (311)
战士的肩膀.....	孙文范 (332)
岗 位.....	牛云祥 王学海 (342)
交接帐.....	贺恒祥 (355)
更新时节.....	朱春雨 (369)
后 记.....	(388)

放 蚕 姑 娘

于涤心 李宜安 孙树发

—

一九七〇年春，柞叶青生产大队党支部，竟支持了一队队委会委员江云兰提出的放蚕建议。这可在一队队长马庆喜的心上压上了一块石头，他连晚饭都没吃好，就急急忙忙去找党支部书记梁凤海。

他一路上心里直搅划：

我马庆喜今年五十多岁了，一直在山沟里滚，论种庄稼、搞副业，不敢说通个透彻，也算得上懂得明白。这副业，那个保靠，那个玄乎，在心里掂量过。我和顾启在海青岭住时，都放过蚕，吃过苦头。现在虽然是集体了，可还是不保靠啊！你这当支部书记的，咋叫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姑娘一扎乎，就上了道呢？

要说江云兰，我马庆喜服！人家中学毕业后，回村六、七年的光景，谁不夸个好字？去年又入了党，更是俺柞叶青的眼珠了。前几年，云兰张罗着要种稻子，俺寻思这高寒山区上不来，梁凤海这个在部队当过指导员的，硬是支

持她，到底办到了，粮食超了“纲要”，俺早就认了帐。从去年春天，她又学起放蚕来，买了书，学了艺，弄了几十条蚕，在村头的一棵青桐柞上放着，三天两头找俺和顾启去研究研究，谁知道今年她就提出来，要在全大队推广呢！可你梁凤海，也不细细地思考思考，张口就支持！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啊！

马庆喜走着、想着，不觉迈进了梁家的门坎。一抬头，见梁凤海正捧着云兰看了小一年的那本画着勾勾丫丫大柞蚕的书，看入了迷，更是火上浇油，张口就气冲冲的：

“凤海，是啥迷住你啦？”

梁凤海把书放下，笑着站起来，说：“大叔，你吃辣椒了？”

马庆喜不摸头脑，说：“没，没呀！”

“那你的话咋辣号号的？”

马庆喜这才明白过来，但他不示弱：“今个不能吃，等你们放的蚕作不了茧儿，我买上二斤蚕肉，再炒辣椒吃吧！”

梁凤海更不含糊，作着吃惊的样子：“大叔呀！那可怕你这一辈子吃不着辣椒啦！”

“凤海，说正经的！”马庆喜知道再这样说下去，弄不好连意见也说不出就得回去了，便单刀直入地说：“咱为落实毛主席‘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’的指示，进行了一场大讨论，提高了路线觉悟，农业、副业、多种经营都安排妥当，落到实处了，咋又半道上杀出个放蚕来？这不是电线杆上打把式——闹玄吗？”

“可我看呢，倒是绿绸衫上绣牡丹——锦上添花哩！”

“凤海呀！别看大叔比你大个十三、四岁，可俺从心里敬重你，因你办的事儿叫人服嘛！可这件事儿，你欠思虑。要有力量，可以多栽些药草，把贝母园子再扩大一些，那多保靠啊！”

“这是顾启给你出的主意吧？要光想来钱，那倒容易，更主要的是……”

梁凤海的话没等说完，就被外屋一个敲钟撞铃般的声音打断了：“更主要的是想着国家和人民的需要！”

声音没等落地，门帘一扬，哗哗啦啦进来一人，正是江云兰。汗水和笑容一块儿挂在红扑扑的脸上，激动和希望一并含在又大又亮的眼睛里，决心和力量一堆流露在壮实的身上。马庆喜看她的神情，好象得了宝似的，喜滋滋，乐融融，心里就格登一下子。等往云兰背上一望，一挺身站了起来，细细看去，不错，正是那圆滚滚、胖生生、黄橙橙的上等蚕种，吃惊地问：“哪来的？”

云兰说：“海青岭的，人家可支持咱啦！”

“咳！俗话说得好，‘要想闹玄儿，打鱼放蚕儿’，这不牢靠！一眼没料到，就完了！冷了不行，热了不行，虫子吃，鸟儿鹬，一年心血一年干哪！”

“海青岭的蚕，年年发展，产量增加，给国家做出了挺大贡献！”云兰说。

“海青岭？那是全县的小江南！咱柞叶青山高地又寒，条件不同！”

“咱的条件也挺好啊！”云兰说：“哈尼河两边，一漫漫的山坡，全是小叶红柞树，窝风又向阳，是上等蚕场哩！”

“丫头，咱这儿暖的晚，冷的早，春蚕挨冻，秋蚕遭霜，你有啥章程？”

“咱们这儿可以搞‘二化一放’。”

“啥？‘二化一放’？”马庆喜还头一回听说。

“就是把一年两季蚕改为一季儿，一年放一次，就躲过了春冻秋霜，又不与农业争劳力，春蚕忙时正是夏锄、插秧时候；秋蚕摘茧又是三秋大忙时候。‘二化一放’的蚕上山时快挂锄了，摘了茧子正好开镰。这是蚕农的一个新创造。”

马庆喜驳不倒云兰，只好说：“你说出花来，也是个玄乎事儿，不如种药草。”

“大叔，咱们药材种的不少，当然可以逐年增加一些。”云兰笑里透出严肃劲儿，说：“咱们有条件不利用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不去想，光想保靠，保来保去，保到单纯追求钱上去了，靠到保守上去了，这话，顾启喁喁多少回了，他总想到药材园子里去，借机自个搞点药材，就是他常叨咕的那个‘辛苦钱’。如何‘以粮为纲’，怎样‘全面发展’，这实质是两条路线之争啊！可不光是保靠不保靠的问题。”

梁凤海也点头称是，说：“是这么个道理，全面发展，就是根据条件，利用资源，多搞些多种经营，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条件，为国家多做贡献，可不是片面发展，抓住个来钱的，就把别的扔了啊！这真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，咱可不能糊涂啊！”

马庆喜一听，心里直冒火，说：“那么，我走的是错

误路线啦！”他抓起帽子，扣在头上，推门就走。云兰叫了一声：“大叔！”便追了出去。

梁凤海跟着走到了门口，一转念，又停住了脚，让云兰先和他谈谈，对云兰也是个锻炼，也让马庆喜好好想想。

二

这些天来，真够云兰忙的。不是在山上清理蚕场，就是在家里发蛾制种。

半个多月来，她用心血和汗水，把那蛹儿喂成了蛾儿。今晚，蛾子出的正旺，忙得云兰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。

就在这天晚上，富裕中农顾启来找队长马庆喜，要求放蚕。这顾启原来一心想上药材园子，自己能借机抓挠点。一看，没去成。心想，放蚕也有利可得。放蚕这活儿，成天在山上转转，刨点药材啦，拣点蘑菇啦，摘点山果啦，打点野味啦，闹点“辛苦钱”比在药材园子还是容易的，所以，他便在马队长面前打保票：“我这蚕把式你知道，在海青岭那管也是数头排的。咱队别人没摆弄过，我就挑这副重担吧；要说放得怎么好，不敢说，可是起码不赔本，最少也把蚕种钱、功夫钱、农药钱什么的弄回来。”这话可对了马庆喜的心思，他怕的就是放蚕不成，折了本，搭上工，遇到个打保票的，自然喜从心来。再说，顾启在放蚕上确实有两下子，叫他放，比初学乍练的云兰把握些。

马庆喜本想去找云兰商量商量，叫顾启放。可梁凤海找他来了，拉着他到云兰家看出蛾。他们一见那蛾子，都

把笑挂到眉梢上去了。云兰递过两个矮凳子，便说：“马队长，我要求放蚕的事儿，咋还没定下来啊？”

马庆喜低声地说：“核计核计呗！”

云兰耿耿梁凤海，心里明白，这里又有说道了。

马庆喜说：“云兰啊，放蚕可得有点章程啊，你的经验不多。我看，为了保靠，叫老把式顾启来放吧。”

屋里一时静了下来，梁凤海抬头望着白亮亮的窗纸，一个人影照了过来，从这个影儿上，就认得是谁，便叫了声：“顾启，有事吗？”

窗外不得不答话了：“没什么事儿，是想来看看蛾儿出的怎么样。”

云兰站起来：“那好啊，快进来吧！”

顾启进屋一看，就知这个阵势不平凡，便在门旁儿坐下了。

“你看看这蛾儿，我弄得得法不？”云兰真心地叫顾启去看。顾启只得去看，心里暗暗大吃一惊：就是俺来制种，也怕弄不到这个份数。可他脸上并没表现出什么，只是随口说：“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头一回动手，弄到这个地步，就不易啦！”

“这是‘二化一放’的呀。”梁凤海说。

顾启压根不明白啥叫“二化一放”，可他不愿丢脸现眼，要是压不住云兰，那蚕就放不成了，“辛苦钱”就弄不到手啦。他想，今个儿得当着支书、队长的面儿，显显自己的本事。便对云兰笑笑：“这‘二化一放’嘛，去年在海青岭见过。我看透了，春蚕也好，秋蚕也好，‘二化一

放’也罢，要紧的是个把式！就说这蚕场吧，一个人放的蚕，得多大？有几种场子？”

云兰一听是考上了，也不相让：“得六、七十亩地。得准备蛾场、把场、二把场、窝茧场”。

“什么时候暖茧呢？”

“你问的是‘二化一放’？”

“不，就说春蚕吧。”

“雨水茧上炕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蛾？”

“清明蛾露头。”

“这时要注意些啥？”

“蛾长毛，蚕长毛，又怕热，又怕潮。”

“什么时候蚕上山？”

“杏树开花蚕籽叫，柞叶钱大蚕出壳。”

顾启眨眨眼睛，知道再问下去也难不住她。正在搜肠刮肚地想难题，不料云兰反问上了：“大叔，你是老蚕把式了，你说放好蚕的关节在哪儿？”

顾启不得不回答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要说这关节嘛，倒挺多，归根就是经验二字，对，是经验，也就是技术，没有技术就不行！”

云兰说：“经验、技术是不能少的。可要我说呢，关节在心胸二字。要是心胸里装着为国家多做贡献，发展集体经济，落实毛主席‘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’的指示，有多大的苦，也能呛得住，有多大的困难也难不倒，就能在实践中学会技术，获得经验；要是心胸里只装着可别赔本，

那眼光就短了；还有，要是心胸里装着自己的小九九，那蚕就没个放好，你说对吗？”

顾启心里直跳，生怕再说下去，拔不出脚来，便点点头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对！对！你这阵子弄得不善，这我就放心了，等着摘大茧子吧！哈哈！”说着跨出门走了。

梁凤海的一双眉毛都在笑：“马队长，你听到了吧！老把式没考住小云兰，你也说说这关节在哪？”

马庆喜没吱声，眉宇间挤出个大疙瘩来，象在思虑什么事体。

梁凤海转头问云兰：“你为啥要和顾启争着放蚕呢？”他是想让马庆喜听听云兰的想法。

云兰静静地想了想，说：“毛主席给咱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，咱们怎么走？是走走停停？还是走走绕几个弯？还是甩开大步，走正道？咱们这儿条件这么好，要是把‘二化一放’搞成了，不争工，不争物，也不用多少投资，每年放几十把剪子的蚕，给国家做些贡献，咱又把机械化养起来，那农业就更带劲了！所以，今年这把剪子的蚕，放得好与不好，不是几个茧子，几个钱的事儿，它关系到如何落实‘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’这个方针呢！想到这儿，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，有信心，有勇气。”

梁凤海拿眼瞟着马庆喜。马庆喜也感到了，云兰的话也着实打动了他的心，于是开了口：“我不是信不过云兰，是怕她没摆弄过，有闪失。”

“我下决心学，你再用心指点，就能行。”云兰热情地说。

梁凤海说：“顾启倒是摆弄过。但是云兰养蚕的目的明确，有决心，有信心。她又去海青岭学习过，去年也搞了点试验，从思想上、技术上总的来看，还是云兰合适。”

马庆喜说：“我是担心那活计辛苦，出在鸟前，归在鸟后，早晨叫露水湿到头顶，白天叫日头晒个冒火，遇上刮风下雨天，就更遭罪了。”

“大叔，你看我是那吃不下辛苦的人吗？”云兰扑闪着大眼睛，说：“我打算：随蚕上山，不摘蚕儿不下山。过几天，帮我搭搭窝棚，把你那杆土炮借给我，买上几斤枪药和砂子，就算在山上安家了。早晨的露水，提我的精神；晌午的日头，壮我的筋骨；夜间的清风，伴我读书，只要为山区建设出点力，就会感到快乐的！”

这些话，说得马庆喜心里热古冬的，云兰把她的心坦坦落落地捧在人们的面前，他感动，也信服。眉宇间的大疙瘩算是解开了，对梁凤海说：“支书，俺听你的！”

三

大雾一点一点地散开了。朝阳给山林涂上了光彩，那顺哈尼河铺展开来的柞叶岭，更加清翠欲滴了。

蚕场就在柞叶岭的中间，远远望去，小叶红柞树剪得齐刷刷的，一顺水儿六、七尺高，一墩挨着一墩，就象无数把撑开的绿伞。走进了，才看清，柞林间没有一棵杂树，密密的枝条，好象打了一层蜡，白亮亮光滑滑的，又厚又

大的柞叶，嫩得一碰就能滴出水来。上边的蚕，叫柞叶儿喂得胖滚滚，绿莹莹的，小脑袋一抬一点，大身子一曲一弓。蚕儿吃食，只听一片吵、吵、吵、吵的声音，用不多久，一片叶子只剩下那透明的叶脉，象一张张小网，在晨风中摇曳着。云兰一手握着剪刀，一手提着筐正在移枝匀蚕。她看那蚕儿的个头大，色泽好，蠕动正常，心里真象喝到了山涧的泉水，爽神惬意啊！

不惬意的事儿，也有呢！

自从蚁蚕上了山，那虫儿，雀儿，好象得到信儿似的，齐呼拉地往前上。什么花大姐，步行蛄、磕头虫，就连蚂蚁都来吃蚕；那雀儿就更蝎虎啦，蓝大胆、小苏雀、豆膳子、长尾巴帘、花喜鹊、老乌鸦等等，可多哩！除了燕子、鹌鹑，是雀都来；至于长虫、癞蛤蟆，藏在树下，张着嘴，一口一个，吃得云兰心里直蹦啊！

她白天黑夜地抓虫，那虫豸还不见少；她打下了一只山雀又一只山雀，那山雀还是成群结队，哪一天也得折几十条蚕，急得云兰两眼冒火。她自己问自己：“这么下去，能行吗？”

马庆喜听说蚕受了害，心里就犯核计：这东西就是玄乎哪，抽个空儿，跑到蚕场来。一进场子，他吃了一惊，场地干净、整齐劲儿，难为云兰一个人怎收拾哩！

“呼！——”

一声枪响，震荡着群山峡谷。马庆喜一楞神儿，一只山雀从半空中栽下来，正好落在他的脚前。

柞林哗哗一响，云兰来到前面了，高兴地喊：“大叔，

队长！”

马庆喜抬头一看，真有些不认识了。只见她穿着红地绿花的小袄，站在青青的柞林间，肩背着长苗土枪，腰扎一根宽皮带，左边挂着个装火药的葫芦，右边挂个皮套，里边插着一大一小两把剪子，手里拖着把长柄大扫镰，好不威武！

马庆喜暗暗叫好，再细瞧瞧云兰，只见她从头顶到脚底都湿透了，肩膀上挂着柞叶儿，衣衫上爬着三两条大蚕，想必是她在柞树间匀枝，那蚕误认了她花衫上的绿花是绿叶儿，爬上来的。这倒增加了她的壮美，显露了她的气质。

云兰见马庆喜盯着她的衣衫，低头一看，是几条蚕，便爱惜地说：“这东西，真乖！”

马庆喜伸手要去拿，云兰摆摆手。马庆喜说：“我会拿，知道拿什么地方，怎么个拿法，碰不坏的。”

云兰摘下一片柞叶，送到蚕的跟前，那几条蚕爬到叶子上去，云兰把它放到柞树上。马庆喜见云兰对蚕有这股心劲儿，心里又踏实了一点。

“大叔，这些日子，折了些蚕呢！”

“虫难抓、鸟难看，你能弄到这个份数上，那就不容易了！”马庆喜边说边走边看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心里计算着，收个三十千粒是没问题了，那样就不至于赔上本钱和人工，用不着农业来搭赔它，便问：“看样子，收个三十千粒，有望吧？”

“那个指标太低了。”